



官版

學部通辯

續編

三

仁
25
3



門 25
卷 3



二十二字
十餘字
前二下全
十一并卷開
則本與

學部通辯續編叙
或曰。子所辯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
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
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以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
飾之。翻膽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為
所引取。淪胥指為大道。英才間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
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
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
得不為所引取。深陷指為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



學部通辯

續編

一 啟後堂

源委夏屋備君
于一展卷間
而上下古今
千餘年禪部
二十二字

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粗迹。而脫畧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蘓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謾。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為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辯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叙。

學部通辯續編卷上

東莞陳建著

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重校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為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為害吾道之深也。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弦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

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會作普是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

武下有武字

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向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武下有武字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並朱子語類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為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

興佛之爲言覺也。禪之爲言靜也。由靜而後至于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卽位以來。造寺捨

捨作寫是

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

桀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麤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裡者。無不歸他去。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朱子語類

六祖大鑿禪師盧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為初祖。

似作是

六傳而為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傳燈錄。僧神秀書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于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是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不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又按傳燈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一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彌近理。

學道通雅
而大亂真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既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便被他薄。並朱子語類

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嘗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曾天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

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為改頭換向之教矣。

按禪學興于達磨。盛于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粗迹。而專說養神

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燈錄古靈行脚回叅受業師見師窗下看經有蜂子投窗求出靈曰世界如許濶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靈譏僧看經卽與宗杲同卽與達磨以三藏皆筌蹄同陸學糟粕註脚經書其機軸源此。

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個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個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旣曰默而識與無入而不自

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辯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辯曰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猾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闐闐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

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個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悞人事。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日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按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

或論以下別提

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并摘錄其言於卷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

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

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

敢如此判斷耶

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

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

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

也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

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天然自

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總總黃

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

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

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

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櫨而養檳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快活。便

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

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

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

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皆祖此。又

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爲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

論義理。所以疎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

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

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個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個把來作弄。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辯佛氏論性之非。極為明白。奈何近世講學之士。猶墮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哉。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

湖已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

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

有下有一字

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爲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個精神魂魄而不知有個當然之理只看得個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

能不令人動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個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個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裡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

置較計二字倒

于作於

下。百不思量較計。忽然失脚。踢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于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愚按此說。正是他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得來精矣。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物。宗
 杲說真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
 或曰佛氏以空為性。又以作用為性。夫作用則有物而
 非空矣。不自柄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者性之體
 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氏謂真空則能
 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明體用
 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
 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
 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

精與中庸大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
 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
 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
 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為體。他言天地萬物萬事皆歸於
 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說這
 物事裡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並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為性。專一守此。以為超脫輪

廻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這道理。只有這個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亾。此不亾。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

時。出遊見生者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並朱子語類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程氏遺書

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朱子語類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

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

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朱子語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

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旣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一。又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

聖人本天。天卽理也。釋氏本心。心卽精神知覺也。儒釋未之辯。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此又何耶。

病作病

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于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蠲削鑿之餘論。而又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為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于君子之門哉。朱子語類

承蠲削鑿。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蠲。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蠲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

疑作疑

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為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汨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朱子曰：禪只是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

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只是如此。

並朱子語類

禪學工夫，只是要個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朱子語類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據地，手尾一直。

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朱子文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覓驢。甜桃醋梨等語。禪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為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

無注四字

朱上有並字

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朱子文集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朱子文集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此卽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

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木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卽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身意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爲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

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

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並朱子文集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爲假物非真。極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畧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着意思。但每事尋得個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籠侗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個影子。不曾見得裡許真實道。

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

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慤。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錯亂。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燈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

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于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並程氏遺書

接近世于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朱子語類

西山真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

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畧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

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于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並朱子語類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孟以文佛釋。遂

以夷狄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朱子語類此尤捉着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

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于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于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于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証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于其間。而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

俚之談。于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儻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未文飾之。人已大惑。况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爲深蔽。

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

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

省悟。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篁墩陽明一派。欺鄙尤驗。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

手作於下全

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懈也。幸而有一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併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爲。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爲作偽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影象恍惚非真。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終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部通辯續編卷上 終

續編卷上

啟後堂

... 想書之於大羅凡十篇而其文野蕪雜且雜貫最限前
... 其工天機一也... 其文飾戰天... 其氣...

學部通辯續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滯於老佛近世陷溺
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楊雄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
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
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
根之說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老莊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然皆

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中來。

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

佛。朱子語類

李翱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滅情為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

朱子曰。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于其中而不自知。朱子語類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存知見。

于作於

抵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此滅情復性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須要一切蕩滌剝落淨盡。即同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闢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傳燈錄。李翱為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問韓文公與大顛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真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朱子語類按韓退之雖闢佛而交僧。晚年乃為大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畱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關其粗迹也。按柳子厚送僧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語類

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詹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爲仁。而象山許之。卽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從諸禪老遊。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其溺于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空而

于作於

後見乎中。其不陷于浮圖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為義理之根本。于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中庸或問

于作於

于作於

當作嘗朝鮮本同

朝鮮本佑作精

于作於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或問。辯程門諸子。遙于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餘不盡也。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當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矣。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饑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神。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于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

學語通義

續編卷中

五

啟後堂

于作於

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于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始亦其傳聞想像如此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朱子文集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並朱子語類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同。

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

于作於

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

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于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種之

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讀釋

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申公每

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

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按申公之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

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

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

豈不背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公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

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

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

與聖人合。按原明申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尊橫渠

然不講其學。而溺于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

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

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文集汲公。呂大防也。

的作底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的秀才。只恁地被引去了。朱子語類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

于作於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于文。

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于作於

朱子辯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余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朱子文集

余作予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

庸下有云字

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舛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辯曰：為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于作於

朱子雜學辯。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為，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于我。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辯之謂此語險怪不通。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于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朱子文集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辯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于此。

于作於

辯下辯字多

把作櫛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于文陽亭荀勗教賈充之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

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杲爲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杲陰以其學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旣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呂。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于孔子。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禪。嗚呼。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于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曾不能少殺其勢。宗杲乃從容一語。

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人明
 以儒佛為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
 佛為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謫此世道
 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
 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
 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
 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

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
 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朱子文集
 朱子惓惓為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蹈邪
 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遼乃爾。
 朱子雜學辯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
 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
 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
 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
 呂氏顧以為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

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顛預。豈不惑哉。朱子文集

呂氏即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尚悟詆伊川。

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顛預出佛書。云。龍洞真如。顛預佛性。

朱子辯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

莠下有奪苗
紫三字是

心害。而莠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汪丈每以呂申公為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為難得矣。一溺其心于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為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為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朱子文集

汪丈即汪聖錫尚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

傳下有十字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藉溪。藉溪學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為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亾。藉溪在。某自見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

許多話爾。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藉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騰二字。切

此卷三十字

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騰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異于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

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

隔礙阻。朱子文集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

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

不是。我底是了。朱子語類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于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于佛學。本以聖賢之言

為卑近。而不滿于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

不能盡叛吾說。以歸于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

于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我教之以物言

者。則引而附之于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

其不異于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

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

第。而溺于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真。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真人。佛也。此即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真也。一物即鏡象之見也。

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辯。髣

問作謂

髣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朱子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

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

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

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

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

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即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為迂。以彼釋氏為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

聖下有猶字

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于無稽超勝之說。以為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不免譏詆。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然世

于作於

之君子。不免于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

于作於

心妨道術。王名教者。不得恣然而無言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于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文集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真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摧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其萬一。究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傳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

辯而不息。直至朱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辯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于叢林。問道於釋子。甘爲僧役而不恥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究辯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

通接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而陰佛者。

于作於下同

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爲高妙徑捷勝于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爲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爲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于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爲術益精。爲說彌巧也。嗚呼。君子觀于此編。亦可以少窮禪部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于邪說。而足音空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于此極矣。

子作於下全

朝鮮本談作
說
甚作至朝鮮
本全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甚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污。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是閒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五胡亂華矣。禪談盛

學作世朝鮮
本全

而宋室不競。女真入據中國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學之永鑒乎。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儻鄙俚。傳燈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

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于不返。是不足爲大感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講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

于作於

也。吾之學非虛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斗。而不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為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學部通辯續編卷中 終

于作於

學部通辯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于老佛。其失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

學部通辯

續編卷下

啟後堂

學善通辨
一
傲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任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朱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畱。卽是無所任處。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

于作於

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于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是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下是作自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于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

于作於

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

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

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尚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任氣任精任。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辯矣。奈何猶強稱爲聖學。妄合于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任則氣任。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

手作於

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辯。謂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爲雜爲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任。無在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己。同浴而譏裸裎。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

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爲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昔朱子辯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爲籠罩。而併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雜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

併下有集字

十二而卒。至今未亾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亾。此語尤可駭。豈卽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邪。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立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箠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學齋通辨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譏僧看經也。皆已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于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畧與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爲似禪流于禪。而

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卽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鬧。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

語悟真機。又云。悟到鳶飛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王朱子嘗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陽明奈何以為至道。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唾去之菓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王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既沒。而心學晦。支離決裂。歲盛月新。間有畧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

為禪學而羣訾之。駭以為禪而仇視之。不自知其為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既明宗禪。又諱人訾已為禪。履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為非可哀。而顧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顏子如有所立。

學通篇
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陽明此說。推援儒佛。翻騰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語類曰。如今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

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或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真快說禪病也哉。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至道。

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按此言卽陽明議論宗祖。

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亾。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卽同前意見齋一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按聖

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人曰道。在通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窈冥昏默。何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亟援文王顏子。妄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奉此編竊劾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亾。陽明送湛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

學語通義
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信斯言。則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嘆。類其禪見。亦不能免于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不見於其說其說其見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辯。

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不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闢。真拾先賢所棄。以自珍矣。

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

雖其言之出于庸人。不敢以為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為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任。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為陽明與。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

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為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尚何有于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冰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陽明以為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抵牾朱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菴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其是

非子亦嘗攷之耶。曰：常攷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消復窒碍乖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益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寧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為良知，援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為「主于中」而

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菴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為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深譏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

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爲此說者。夷考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

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碍其禪學耳。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

耳作爾

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同。嗚呼。象山且然而况瞠乎其後者乎。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辯數千言。謂佛為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為孔子所與。謂佛教為其流之弊。同于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亾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為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為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夜叉之說。皆為非誕。謂佛教歸於為善。而謂儒者斥其徒為不仁。闢其妄為不智。愚按

國下有為字

篁墩素志佑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為辯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異端者。為作法門外護。為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佛問之對。真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哉。篁墩對佛問。設為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其謬。餘不足盡辯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為勿髡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於父道者。孔子以為孝。為楚囚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為忠。父肯堂

子肯構者。見稱於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為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佛法為非。而以能奉佛為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詖淫邪遁之教。尤為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取之端篁墩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

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灑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之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在。形雖死而神不滅也。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

在作佳

學語通辨
嗔癡。近世爲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入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

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胡文定論達磨。謂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謂達磨之說。不獨當時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由唐及宋以來。談道之士。皆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象山陽明一派。尤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韓子曰。今也舉夷狄之教。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嗚呼。奈何使世道變于夷。胥爲夷而恬不之覺也。

于作於

於作于

愚嘗因此而深有感於夷狄亂華之禍之烈也。五胡雲擾。金元迭興。固以夷亂華也。達磨西來。慧能嗣法。亦以夷亂華也。胡元之禍。至于舉中國之人而臣服之。禪佛之禍。至于舉天下之士而拱手歸降之。胡元之禍。以異類而干吾中國帝王之統。禪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胡元之禍。人莫不知其爲亂華。禪佛之禍。非惟不知其爲亂華。而且尊信以爲聖學。胡元之禍。禍人之身。禪佛之禍。禍人之心。胡元之禍。我聖祖起而驅逐廓清之。而左衽之患息。禪佛之禍。雖以程朱之深距。

痛闢昌言顯排。而其流害猶未已焉。是何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人心之蔽溺難解耶。嗚呼。安得大聖人復作。行韓子火書廬居之策。一掃明心見性之虛談。使中國無復佛學亂華之禍。豈非世道一大快哉。

學菴通辯續編卷下 終

學菴通辯

續編卷下

七七

啟後堂

